

日子

嫁来井子坡好几年了,小江家媳妇还在内心不平:“看我表妹,一进城就住上了三室一厅的大房子,光彩礼就收了好几万元,可咱家还是土坯房,电器仍是老牌子!”

小江生硬地说:“少说丧气话好不好?有一口饭,我会分给你半口吃!嫁来咱家才几年,挣了多少钱你没管着?”

媳妇不言声了,顺心地跟小江干承包地,种菜、卖菜,生子、孝敬公婆。又几年过去,家里有了大卡车,两口子夏里种菜、卖菜,冬里运菜、倒卖,积蓄明显多了起来。媳妇每次进城看望表妹,见人家的摆设又新又高档,羡慕得直流口水,回来就向小江学舌说:“咱就不能过上城里人那日子吗?”

小江说:“别急,进城的大门敞开着,你就跟着瞧好吧。”

媳妇心里明镜一样,深知小江不是吹牛,偷着心跟着乐。家里的菜地已经承包出去,自家专营蔬菜,天天有进项,月月有收入,家底全在她手里,小江说的不是大话,日子已肥得流油。

又过了没几年,小江家果然在城里买上了楼房,后来给爹娘、给孩子姥姥、姥爷也都买上了楼房,连孩子成家都备上了住处。有了几套大房子后,他家在停车场里的大卡车又多了几辆,两口子一人把家、一人跑外,此时的小江家媳妇再看表妹家,依然是三室一厅没变样,日子过得远不如自家这边蒸蒸日上。

小江家媳妇就有了疑问:“咋我看表妹家的房子不眼馋了,她家日子还不如咱家旺了呢?”

小江问她媳妇:“你和我成家要房要车要彩电没有?你家老人把你嫁给我,要彩礼了没有?”

“没有呀,啥也没有。你家穷得叮当响,要也没有呀。”

“那你为啥还嫁我?”

“上当了呗。”媳妇扑哧一笑,“哪晓得你家穷啊,我就是看上了你这傻小子。”

小江说:“是啊,傻小子娶了傻媳妇,正好。”

两人开怀大笑。

“那为啥如今咱比表妹家好过了?”小江问。

“那是会积攒呗。”媳妇喜出望外又反问,“那你说为啥?”

小江说:“你表妹结婚,买房买车是她男人自己挣的?婆家给了表妹家那么多彩礼钱,那是她男人挣的,还是她公婆挣的?要彩礼,那不是变把表妹卖过去了吗?幸好表妹婆家还不错,后头过日子没把她当买来的使唤,要是先给彩礼,后来还账,那表妹的日子可就惨了。”说得媳妇直瞪眼,小江接着说,“给了彩礼就和娘家清了账,自家过自家的日子互不相干,咱家可不一样。”

“咱家哪不一样?”

“咱两家可没分你我,你嫁来就把我家当成了自家,我也没把你当过外人,咱两家是一个家呀。”

“一个家就能过好吗?”

“你说啊?你表妹找的是爹娘会挣的,你找的是自己男人会挣的,这能一样吗?咱不靠老人靠自己,一直在走上坡路。她家老人不可能给孩子一辈子,日子平常并不稀奇,不走上坡路怨不着别人。”

值不值

进城后,儿媳生了个大胖孙女,金串子满心欢喜了好长时间,叮嘱儿子一定要培养出个像样的人才。

儿媳很争气,肚子不见瓜大就学城里人,营养、胎教、音乐、孕操,一样不少,说是跟着时代

俺村的故事

(小小说五篇)

赵广建



跑,还向老人拍胸脯说:“咱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,你们就瞧好吧!”

自此,全家人心往一处想,劲儿往一处使,熬夜、奋斗心甘情愿,要让大宝贝以大学问走向大日子。吃喝穿戴全是进口,所有用项必须名牌,国产的都要靠边。孩子满月后,雇保姆全天伺候,上幼儿园请家教,上小学报辅导班……英语、钢琴、舞蹈、绘画、奥数、武术……

金串子问:“到底报了多少个班?”

儿媳笑答:“比人家还少报了好几项呢,艺多不压身,多学没坏处。”

全家人的日子终于充实起来,从两眼一睁忙到熄灯,周六、周日都搭上。

金串子心疼大宝贝,想做儿子工作让减负。儿子说:“谁家愿意让孩子吃苦呢。大家都这么做,不做反倒显得另类,赶上谁不是歪门邪道。”

“那孩子还有童年不?”金串子打断说,“这到底是个孩子的苦,让我孙女一人包下了?上这么多的辅导班,孩子长着几个脑袋?再望子成龙也不能把孩子大卸八块吧!这是自己向外扔钱,还是老师想挣外快?”

“两者都有呗。”儿子无奈地说,“您老不也是自愿为孩子掏腰包吗?老师得实惠,学生有长进,随大流,不挨揍,内卷现状咱得认……”

“我孙女本事真大,一人长了六个脑袋,改名叫六妮算了!”

气话归气话,孙女小名还真叫了个六妮。六妮很争气,大人安排的劳累,全部超强度完成,很是让人扬眉吐气,学来一身好本领,出

国成了博士,回来有了好工作。

儿子问爹:“累过不?”“累过。”“成才了不?”“成才了。”“满意不?”“满意。”“值不?”“值。”

当然,后来的一切一切,金串子就不晓得了……

骗婚

双奎忙种大棚菜,无时无响无闲心,等到他妹妹都大学毕业了,还没张罗上个对象。妹妹在距家不远的农学院上学,隔三差五回来为哥哥作农技指导,每当有人给哥哥介绍对象,她便偷偷说哥哥有对象了,敲破锣把相亲吹黄。

一同来菜地帮忙的还有双奎妹妹要好的同学齐珊珊,自我介绍说是感冒发烧脑袋笨了,到妹妹大学毕业找上对象成了家,她还在苦拿大学文凭。

双奎心疼地说:“考不过就不考了呗,又不是离开文凭不能活。”

妹妹说:“不行啊,她父母都是知识分子,独生女拿不到高级文凭不许参加工作。”

双奎说:“这才是怪事,家长让孩子拿文凭都魔怔了,不就是为了找好工作、嫁好人家,至于的吗?”

妹妹说:“不至于咋着,家里对她十分不满,没考上她都不敢回家。你看,来这……”

“来吧。又是农技专业,正好给我当帮手。干活领工资,理所应当。你的好同学,咱也来个出力助学。”

其实,双奎打心眼里喜欢珊珊,但他没吃天鹅肉的痴心妄想,这大学生表面上文静,实际上可能真笨,拿不到文凭,双奎反倒内心释怀。

妹妹说:“哥,她榆木疙瘩天生一个菜地脑袋,根本不是搞学问的材料。”

“那就别强求了呗,费劲巴拉拼那劳什子文凭干啥!还是随我这个高中生,忙活大棚菜实惠。”

妹妹也说种菜不要文凭,却有收益。兄妹俩一拍即合。

黑响,后生们在街心聚堆扯闲篇儿,后街的黑小子笑说:“双奎哥,艳福不浅呀,身边带上大学生了。真牛,不是想要人家当媳妇?”双奎说:“谁肯娶个书呆子呀,几年大学连个文凭都没混上,要娶也是娶来个‘笨笨’!”引来四下一片欢笑。黑小子笑道:“别藏小九九了,我不信!”双奎说:“真要娶个大学生,天天为她端洗脚水,可惜呀,没那福气。”闹来街上阵阵笑声。

齐珊珊呢?既无多言,又不怕脏累,实话实说真不是大学生材料,心甘情愿愿随双奎种大棚菜。

双奎说:“我就看你这儿好,文凭拿来,种菜倒有下辈子,要是愿意人家当媳妇,那就再搞学问了,随我闹菜地吧。”暗合贼心,回眸一笑。齐珊珊心神会扭脸儿也笑,言外之意是愿意给他当媳妇。

于是,瞒着家人商量好了,过后再向老人请罪,菜地里终于又多了一人。

自从娶上“笨笨”,大棚菜今非昔比,冷库、运输一条龙,双奎很快牛气起来。

一天,双奎回家翻找合同,意外翻出个毕业证书。打开一看,上面写着:齐珊珊,博士学位,落款是省城农学院。双奎脑袋嗡一下就大了,之后惊出一身冷汗。

他跑去菜地找妹妹算账,质问博士文凭是怎么回事?妹妹说:“学生混子保不定从哪捡来的哩!又不能当饭吃。”双奎生气地说:“早知是博士,打死也不敢娶呀,那可是个亲奶奶,一辈子都得低三下四地供着!”妹妹说:“你低三下四供谁了?和嫂嫂一个枕头睡了一年多,连人家是哪儿的人都不上心,你是给彩礼了,还是孝敬岳父母了,有你这样当丈夫的吗?你不清楚媳妇是啥人物?光凭你的技术,你的经验,龙凤合力才有了大公司,光凭你能有这大本事?得了便宜还卖乖,受用个文盲婆子就交大了!”

双奎说:“她可是个女博士啊!看看周边十里八乡多少年,谁家能娶来个博士媳妇?你这不是骗哥受罪吗!”妹妹说:“讨来个大博士,发展如虎添翼,有了大钱就不知天高地厚了?难道这几年种菜富起来,不是我嫂嫂长期指导你的结果?”

“那人家父母同意宝贝疙瘩嫁我这个老农夫呀——亲奶奶!”

“不同意就嫁你了?赶快去见老丈人吧!谁像你一样的旧脑筋,拿到高级文凭只想进大机关上班。学农技的不找个农民,上哪发挥学到的技能?”

双奎听后一怔,拍拍后脑勺恍然大悟。当晚,进家后二话没说,慌着为媳妇端来一盆洗脚水……

没有纳完的鞋垫

写给母亲 春晖



时光荏苒,白驹过隙。母亲离开我已经七年了,书房的抽屉里,珍藏着一双母亲没有纳完的绣花鞋垫,五颜六色的,上面的针线还在,针斜插在鞋垫上。

母亲兄弟姊妹多,外公外婆养不活,为让母亲活下去,将她送给了湾里一家亲戚抚养,这亲戚后来就成了母亲的养父母。养父姓丁,养母姓刘,膝下无儿无女,便视母亲为己出。湾北北湾,湾不远处有野猪湖、王母湖,养父母以打鱼摸虾为生。光绪年间的《孝感县志》,记载孝感古八景之一的“北湾渔歌”,指的就是这里。我的母亲就在这湖岸边长大。

父亲兄弟姊妹六人,父亲仅读了一年书,十六岁时,经同宗长辈介绍,到汉口一木器厂学木工,学徒三年,直至出师,微薄的薪水用以补贴家用。他的弟弟,就是我的叔叔、姑妈们都小,父亲是老大,家里有什么事都找他。母亲嫁过来后,曾任大队妇联主任,工作多次受到表扬。

母亲生下我们兄弟姊妹五人,我行五,最小。大哥出生时,正值三年自然灾害,后来没有读书,其余几个或多或少读了几年书,其中两个读完高中、两个读完小学,这在当时,在我们这个湾里几乎没有,实在是不容易。记得大哥小学毕业了,不想再读书,母亲让他去学校,三哥不去,硬往外跑,母亲跟着撵了好几里路。我考高中时,上县城一中差一些分数,湾里有两位在城里工作的同宗,母亲徒步好几里搭车到城里,找到家里央求他们帮忙。

我读书时,早上都是母亲做好吃的以后,再喊我起床,带到学校的菜,都是母亲头一天准备好的,有时要带一个星期的菜,还有米等,一样一样弄好在包里。我们一个一个长成大成人,母亲又张罗着我们成家立业的事,忙着照顾孙子、外孙。我们夫妻要上班,儿子由母亲养到上了小学。后来儿子读高中,在校外租房,又请母亲帮忙买菜、做饭、洗衣裳。

小时候,父亲在武汉上班,家里里里外外靠母亲张罗,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背的、扛的、挑的。农村包产到户之前,是以队或组为单位,家里劳力少,记得我家总是缺粮户,母亲东挪西借,使我们没有挨饿受冻,还能读书。全家人的衣服都靠母亲织布,从种棉花开始,到施肥、采摘、弹絮、纺纱、织布,从种棉花开始,到施肥、采摘、弹絮、纺纱、织布之后,经过一系列工序,开始上织布机,双手滑动梭子,双脚上下踩动踏板,一梭子、一梭子地织,一尺一尺的布出来,给我们做成衣服。

鞋子是纳的,将补到不能再补的旧衣服,撕成碎布条,米汤当糨糊,在大晴的日子里,把布条用糨糊连在一起,粘贴在一门板上,在太阳下大晒,布条一层层用糨糊粘住,增加厚度,之后晒干,这个过程“裱”,我们称为“裱褂子”,这就是做鞋底、鞋帮的料。纳鞋底时,母亲用锥子在鞋底上穿孔,用线绳拉紧,反复穿孔,反复拉线绳,时不时将锥子在头发上划拉几下。我至今仍留着一双母亲亲手做的棉靴,密缝的千层底,一针一线,用心纳的靴面,千层底下面,又请皮匠钉上胶底,用的是废弃的自行车胎,这样的千层底不会磨损,温暖而舒适。

而今,灯芯绒靴面颜色早已褪去,但我似乎还能感觉到母亲的体温。一次,与表妹聊天,她说以前也穿过几双母亲给她做的棉靴,如今她还做漂亮的虎头鞋,虎头中间绣个“王”字,以求辟邪吐

胆驱病保平安。

我读书的生活费,都是母亲想办法去筹,喂鸡、养猪,为卖小香葱,需要先挖回择好洗净,第二天再用篾筐将葱挑到集镇上。母亲一双小脚,凌晨两点钟左右就要起床,将近五公里的路程,挑担步行去赶集,运气好都卖完能挣两块,不凑巧,有时都开不了张,原封不动又挑回来。种菜的菜地,大多是母亲一锄头、一锄在田埂边、塘边、坡地开的荒。

养外公去世后,母亲把养外婆接到家里奉养,直至终老,葬在我们这里。母亲每年给养外公外婆焚香烧纸祭墓,养外公的坟墓,做大堤时没了。每次祭奠时,母亲总是嘱咐养外婆分一些给养外公,还嘱咐她保佑我们这些外孙,并让我们记得每年都要上坟祭奠。

刚参加工作,我穿的是一套母亲做的蓝色衣服,虽已明显小了,却仍然穿了好长一段时间。后来我们各自成家后,需要的棉絮仍是母亲种棉花加工的,给我的几床我一直用到现在。

母亲晚年时,父亲不在了,她又摔伤了腿,走路只能靠拐杖或轮椅。她仍然买谷买米,喂鸡、做豆丝,到了年末岁尾分给我们。母亲坚持自己动手做饭、洗衣,还让儿孙们纳鞋垫,一双又一双。我留下的鞋垫,就是她最后一次大病时,没有来得及纳完的。家门口,父亲亲手植了两棵树,一株桂花树,一株香樟树,枝繁叶茂,已叠叠嶙峋,亭亭如盖,树干粗大。母亲常在树下戴着老花镜为鞋垫,中手指戴着顶针,我们称为“抵指儿”,上面布满密密的凹形小坑,针尾顶在顶针上,一則手好发力,二则保护手指防受伤,旁边的矮凳上放着针线包。

母亲最后一次大病,自知情况不好,坚决要求出院回家,说我们这样守着她,影响各自的生活和工作。最后几天,她始终清醒,不让我们再给她打针、喂药,并嘱咐丧事按湾里规矩办,不要浪费。最后的时刻,她想到的仍是我们这些儿女。

清理母亲遗物时,我看到有两页纸,是从笔记本上撕下的,一写“胡春晖 方家祖村四组 全家求平安”,一写“胡桂 游家院子二组 求婚婚” (是三哥的儿子),都是母亲请人写的。她晚年时每年都会去上香,祈求我们平安,祈求孙子考上大学、结良缘。

母亲长眠之地,是一块她生前劳作的菜地。这块菜地里,我记得种过棉花,还有各种蔬菜。我陪着母亲浇过水、施过肥、松过土、盖过膜、除过草、扎过架、摘过果……如今,每当站在母亲的墓旁,我就会想起往昔和她一起劳作的时光,母亲或站立的身影,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,挥之不去。

今年大年初一,我驱车回老家,屋仍在,桂花树、香樟树仍在,倚在门前盼儿归的母亲,却再也见不到了。往而不可追者,年也;去而不可得见者,亲也。以往每次回家,我都是盖母亲洗晒好、散发着阳光味道的被褥,住清理得干净整洁的房间里,吃香喷可口的饭菜……沿着母亲走过千万次的田间小路,我来到母亲坟前,路边的小草荣了又枯,枯了再荣;野花开了又谢,谢了再开。而我知道,无论怎样的失声痛哭,也再唤不回我的母亲。

母亲,前几日下了少见的冻雨,气温冷得出奇,父亲给您添了被褥,灌了暖水壶了吗? 儿子在您面前,您想嘱咐什么呢? 我到城里安家了,您最小的孙子也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几年了,您该高兴得合不拢嘴了吧……

祖父住在一朵云里

吴娟



露珠随祖父的移动而滚落,一阵微风吹过,草尖轻轻摇曳,祖父也仿佛跟着一起摇曳起来,距离变得越来越远。

忽然,她幼小心猛一颤。当她想要告诉祖父说云变成小兔和馒头时,抬头却发现它们早已不知去向了。祖父一向顽皮的她呆呆站着,便向她招手。后来,每当忆起这一幕,她总觉得有一丝不真实的味道,恍若在梦中。

时光在昼夜交替中缓缓流淌,她和祖父放驴看云的惬意,也随祖父的离开戛然而止。祖父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个下午,阳光明媚,她独自坐在邻居家的菜园边泣不成声。恍惚中,祖父的身影也变得朦胧起来,像天上的云一样遥不可及。

后来,她一个个人悄悄去放驴,还是那块地,还是那头驴。她学着祖父的样子弯腰拔草,一把一把塞进袋里,直到袋子装满再也塞不下。她顺势躺在装满绿草的袋子上,眼前是浅蓝明净的天空和朵朵白云,云,争先恐后地向她游来,时而像一只毛茸茸的小狗,时而像一只扑闪翅膀的老母鸡。她耳边回响着祖父的一言一笑。母亲一路追寻找到她时,她躺在草袋上一脸笑意,睡得鼾声四起。驴在不远处的田埂下,慢悠悠地啃着青草。

看着云就像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,伴随着她一路成长。在云中,她看到更多的是变幻无常。她常常想,天上的那些云就像这人间的事,说变就变,无法掌握,又像这人间的人,说走就走,无法挽留。

再抬头时,一片片云在天上默默潜行,俯瞰着芸芸众生。她望着自己头顶那一朵大大的白云,就像一只手拂过她的头,她确信,祖父走后,一定是住在了这朵云里。

本版配图 张宇尘

和云走了一段路

王晓燕

从在医院回家的公交车上,我昏昏欲睡。车上一个陌生男子在大声地放着视频,让人很不愉快。视线转向车窗外,我蓦然惊住了:一片白云正在前方的蓝天上缓缓散步。它们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儿的呢? 刚才在天空中怎么没发现,或许是被高挡住了视线。汽车正行驶在穿过乡村的一段公路上,眼前是一片绿色的稻田,田野空旷,景物明净。云来了,停在这辆画框里。

八月的云变幻多姿,它们时而聚成山峰,时而倾泻如瀑。今天的云不是,它们是一朵、一团、一片,白白的,柔柔的,懒懒的。儿时看云,那云里有绵羊,有飞鸟,有孙悟空大闹天宫,趣味无穷。年轻时,欣赏过海边绚丽的晚霞,也领略过黄山惊心动魄的云海,云,姿态万千。现在,我试图从眼前的云里找出些什么。那云,是像一只海豚,还是一片帆船? 仔细看看,又实在看不出什么,它们无端无影。不知道是自己忽然丧失了想象力,还是拥有了“看云是云”的境界。从前,面对“腾云似涌烟”的场景,我也许会生出李白“白云见我去,亦为我飞翻”的豪情,偶尔也会有白云苍狗感叹。现在,那蓝色的透亮加白色的轻柔组成的美,直接撞进了

我的眼睛,抚平了我最糟糕的情绪。这情绪来自于医院。我去探望一位生病的朋友,心里想象着她手术后憔悴的容颜,想到疾病可能会摧毁她的美丽。仅仅这一点,就让我感到无比忧伤。可见到她后,竟还是她原先的模样,笑着说话,一样的语速,像讲述生命的一次遇见那样讲述自己的病情。“还是很幸运的,没事……”这句话好轻,轻得像一抹云,但却让我的眼睛潮湿了。当时,朋友的的笑容就此刻天上淡淡的云,极尽温柔,极尽美丽。

汽车一直往前开,云也一直陪着我走,有的走远了,有的散开了,我想它们总要去翻山越岭。一朵云如何跨过一座高山?云自有它的办法。静即等闲藏草木,动时顷刻遍乾坤。山川庄严,白云温柔,这是云的力量。

和云走了一段路,我的心变得轻盈而平和。同车的男子竟也拿起手机拍起了车窗外的风景。看到旁边五岁的孩子正在画云朵图,他把每一朵白云都画上了亮亮的眼睛、弯弯的笑容。我问他,云是这样子的吗?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回答,当然,云朵是会笑的!

车沟

爷爷在树荫下聊天时说:“早年,咱家门前有车沟,可深可浅。”接着解释,“过去的土路上,大车过后压出来两个车辙,形成两个大车沟,总是分着不合。”大曼说:“我见过。”二曼说她记不得了。

大曼是姐姐,从小慢性子,一碗稀粥能喝一集电视剧,第二集演完看完第二碗。妹妹二曼从小急性子,几口喝完一碗粥,几大口喝完一块

干粮,放下饭碗到街上要一圈回来,姐姐还在不紧不慢地刷锅洗碗。

姐妹俩的学习成绩都很好,都带回来不少奖状。妹妹比姐姐厉害,奖状上写的全是头名。上高三时,爹娘还没发话,大曼说:“妹妹也上高中了,咱家养俩高中生困难,养俩大学生更得劳累累老,累病了还得有人伺候,干脆我不上学了,叫妹妹一人学出来。”

从此,姐妹俩分开了道路,妹妹上大学去远方,姐姐出苦力忙工地,不同的日子自然是不同的境遇之后,姐姐做了个卡车司机,生了个儿子搬进了城里住。妹妹大学毕业在京城买不起房,选择了省城离家近些。后几年里,姐妹俩分别回娘家看望二老,二曼嫁了个工程师,生了个闺女也很喜人。

村里人都晓得,她们姐妹都很争气,家中老辈子的后半辈子也跟着闺女沾光了。

大曼的儿子没考上大学,回家跟爹开卡车,娶媳妇生了一儿一女,当娘的就在家里帮看孩子。老伴儿开不动车之后,没事儿就在公园里遛弯儿、下棋,买菜回家做饭,安享天伦之乐。

二曼家闺女比二曼还争气,大学毕业出国深造,硕士回来进了跨国公司上班,中层骨干每月有上万收入,吃穿样样是高档,比卡车司机强得不是一星半点儿,只是偶尔大曼说二曼:“闺女大了,得找个婆家,老在家里不是长远。”大曼心里清楚妹妹说着急是假话,“到老了,病在床上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,骨灰盒都没人安置……”这话没敢说出口。

二曼表面上想得开:“我退休下来全国旅游,闺女的日子自选,她有她的自由,我不干涉,省了窝在家里看孩子,老了进养老院也挺好。”口气上显得很轻松,“闺女不是不想嫁,是找不到个像样的男人心不甘,顺其自然吧,孩子愿意就好。”实际也不再计较。

如今,大曼家儿子上进了初中,老两口不忙碌碌送,抽空看看手机,旅旅游,改善改善伙食,过得心静又安稳。二曼家的闺女四十多岁还单身一人,偶尔回家来看看父母吃顿饭,日子也挺惬意。

村上人们都在说,看人家大曼、二曼姐妹俩,日子过得那叫滋润,都离开了自家人,都不愁吃穿过上了好日子。

人们闲时也会常议论:“你说她们姐妹俩家好?”